

邓小平，作为一个举世瞩目的政治家，他的思维艺术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

他不唯上，不唯书，实事求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在原则问题上“开钢铁公司”，决不含糊，但在处事过程中，又棉里藏针，处处闪烁思想的机警；

他不尚空谈，更讨厌那种教条式的无谓争论，崇尚务实厚生。

毫无疑问，没有邓小平的创造性思维，

也许中国人至今仍传统思维的框架里徘徊，也许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人口最多的穷国。

一位哲学家说过，思维的艺术性首先表现为创造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是一位思维艺术的大师。



周毅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

的思维艺术

邓小平的思维艺术

周毅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高志仁
封面装帧	王建纲
封面绘画	黄妙发

邓小平的思维艺术

周毅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04,000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3-01776-X/B·207

定价 9.80 元

目 录

1. 引论	1
1.1 百年史的最后几页	1
1.2 他创设了“一个伟大的开端”	12
1.3 “总设计师”的思维艺术	19

第一编 一个现代型政治家的思维框架

2. 从“22年经验框架”中走出来	31
2.1 两种思维框架	31
2.2 值得肯定的“22年”	33
2.3 “22年经验框架”的成熟与成功	39
2.4 突破、复归和崩裂	43
2.5 被迫重新作出选择	57
3. 世纪性的新思维体系	73
3.1 中国需要现代型和跨世纪的政治家	73
3.2 现代化——新思维的意识中心	83
3.3 搞社会主义要按中国的实际来探索	95
3.4 中华民族——整体本位意识的归宿	107
3.5 务实、厚生的价值意识	129

第二编 总设计师的杰出构思

- 4. 中国发展构思的大手笔.....148
 - 4.1 不在悖论中展开战略148
 - 4.2 增长模式的构思158
 - 4.3 发展环境的构思190

- 5. 中国：“世界之一极”211
 - 5.1 沉着自信而又冷静自知211
 - 5.2 中国决不会吞下“苦果”217
 - 5.3 发展是“一极”的最终根基226
 - 5.4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235

第三编 大战略家的运筹风格

- 6. 野战军式的战略自由.....247
 - 6.1 一个不忍回答的问题247
 - 6.2 沉着坚定地“走自己的路”249
 - 6.3 直截了当地打破“坚冰”262
 - 6.4 原则问题上“开钢铁公司”270
 - 6.5 审慎务实地找到出路276

1. 引 论

1.1 百年史的最后几页

1.1.1

风云激荡的20世纪即将过去。每个国家都在写本国百年史的最后几页。

20世纪是个极不平凡的世纪，是一个人类创造了以往时代无与伦比的奇迹的时代。

1878年，一位英国教授在世界科学博览会上参观了电灯之后说：“巴黎博览会闭幕时，电灯也将关闭，并从此绝迹。”可是，在20世纪，电灯已经遍及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山乡还是渔村，乃至爱斯基摩人的帐篷里，南极洲冰冷的荒原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亮着电灯，就跟上个世纪的蜡烛和油灯一样与寻常人生活密不可分。

1876年，波士顿一家报纸的社论在谈到电话时说：“有识之士都知道，通过电线传导声音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这一做法也没有实际价值。”1897年，一位英国物理学家曾宣称：“无线电没有前途。”可是到20世纪，电话已经大面积普及，许多家庭主妇一边准备早餐，一边可以用厨房的电话与大洋彼岸的丈夫通话。收音机、电视机可以使任何一个深山老林中的幽居者随自己心愿收听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或者观看海湾战争中的炮火硝烟、

联合国会议大厅的举手表决。然而，这只是大众化了的技术。在20世纪，由于信息技术部门的勃兴，传感技术化和综合化的信息网和各种智能信息系统的出现，使人类社会正迈向一个新的技术文明时代——信息时代。

1899年，美国专利局的专员查尔斯·迪尤尔要求麦金莱总统撤销这个局，他提出的理由是“能发明的东西都发明了”。然而，这个局一直存在到今天，因为此后仅美国一国就批准了400多万项专利。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这标志着人类技术一个根本性的革命：以往的所有机械都是代替人的体力劳动，而电子计算机则是代替人类的一部分脑力劳动。当电子计算机刚出现的时候，人们看到这样高速度运算的机器感到十分惊讶，尽管当时电子计算机每秒只运算5000次。当时有人估计认为，有这样的电子计算机200台，全世界的计算工作就可以解决了。现在看来这种估计实在不过是一则笑话。现在全世界的电子计算机已不是200台，而是远远超过200万台。如果加微型计算机，可能超过700万台。美国人在80年代初作了个统计，他们所拥有的30万台电子计算机（不包括微型计算机）的计算工作量已相当于4000亿人年，也就是说美国人口的两千倍。即使如此，电子计算机的数量仍然不够，还在增长。

1900年，乘坐汽船和火车作环球旅行需要两个多月。到1950年，用螺旋桨飞机可以在4天内完成这一旅程；而到1980年，用超音速喷气式飞机只需要24小时；人们预计，到1999年，可以用能够飞出并重返大气层的飞机，环绕地球一周的飞行花不到1小时。

20世纪，人类进入了太空，登上了月球。

20世纪，人类实现了对遗传基因的剪接和重组，按照自己的意志培养出具有特定遗传性状的生物体。

1768年，英国水力纺织机问世，从有这种构思到工业化运用，用了200年时间；从1831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到1879年诞生发电机，1891年出现电灯，用了50多年时间。而在20世纪，1930年发现喷汽发动机原理，1941年应用成功，用了11年时间；1942年建造第一个实验用原子反应堆，到1954年就建成了原子能发电站，用了12年时间；1959年提出集成电路原理，1960年开始应用成功，用了1年；1968年阐述液晶显示原理，1971年开发应用成功，用了3年；1973年在实验室做成DNA的重组，1977年工厂里就生产出符合卫生标准的激素，用了4年时间。

1900年，全世界人口为12亿，而现在已达55亿，预计1999年将达62亿。尽管贫富不均极为悬殊，但人类平均拥有的主要物质消费条件比上世纪翻了几倍、几十倍。马尔萨斯在上世纪预言过“倾天之忧”，但本世纪天不但没有塌下来，相反人们却活得更好。现在供养美国2亿3千万人口，并每年提供数百万吨农产品出口的农民，只占美国总人口的2%。

.....

但是，也同样在20世纪，人们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建立了战略导弹体系，仅现有的核武器的威力，足可以把全地球上的生物毁灭20次以上。尽管现在“冷战”时代已成过去，但是，“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冷战后”时代，仍使人们不得安宁。

在20世纪，人类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加上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大大小小共有130多场，战争中丧生的人数超过1.2亿人。这个数字超过了1900年以前历次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成立一个联合国，希望能结束战争，维护和平，可是联合国成立以来，又打了120多场战争，战争中丧生者达到1800多万，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扫荡了一批专制独裁政府，战争

中出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原欧洲殖民主义体系迅速走向崩溃，而象中国这样的一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本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由此进入高歌猛进的鼎盛时期。

但是，与这个社会主义高歌猛进式的进程相伴随的，却又是“冷战”。以美苏两霸争雄为特征的雅尔塔体系在20世纪维持了近半个世纪，“冷战”也持续了近半个世纪。80年代末，雅尔塔体系崩溃了，“冷战”结束了。但同时，由于两霸争雄所维持的紧张的战略平衡也失去了。局部战争“一哄而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倾轧从隐蔽层走向公开化，真如中国一句古话，“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

80年代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低谷。但是，也就在这时，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一些以指令性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国家进行了历史性的重大改革，市场经济走进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经济生活。在人类历史上，市场经济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光彩照人”。德国《明镜》周刊1993年第6期中写道：目前，“人类的75%正憧憬着市场经济的美好前景，这里既是指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非洲51个国家中的大多数和伊斯兰世界（虽然他们自己口头上不承认），也包括曾遵循某种‘铁的教条’的亚洲共和国”。而除了这75%的人口之外，还有25%的地球人口实际上大多数早已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中。

市场经济加科技的巨大进步，这是20世纪人们对人类宏观文明发展的杰出贡献。市场经济加科技进步，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跃进。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资本主义世界力图把他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推行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企求成为全球的“制度垄断者”，这不仅引起国际政治生活的混乱和不公正，而且制造着种种全球性的灾害。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一些国家进入了极度富裕的“后工业化社会”。然而极度的富裕也伴随着极度的病态。首先是人和物的关系颠倒了，人成为物的奴隶；其次是人与人的关系冷漠了，世界将变成一个社会“冰窖”；再就是人类不断地创造着毁灭人类自身的条件：南北两极臭氧洞的出现，使加拿大通过一项法律，儿童上街一律要戴草帽；地球变暖，将会使离海岸线100公里内居住的占世界人口60%的居民面临灭顶之灾，30多亿人可能成为环境难民；淡水资源严重污染和短缺，全世界532条主要河道受污染的有436条；土地退化和沙漠化，1970年世界人均0.38公顷耕地，而到1990年只剩下0.28公顷；森林每年以160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地球上的生物物种每天有100到200多种消失；全球每年产生有害废物3.3亿吨，每个人每年都面临着与自己体重相等的有害废物的包围，还不包括11万种世界商业性化学品的已知或尚未知的危害……

发达国家有人作如此想法：下一代人的人均收入肯定比我们高，相比之下，他们是富人，我们是穷人，我们为什么要节衣缩食，让他们享受呢？

这就是20世纪！

1.1.2

20世纪大略可分作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从世纪初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旧式帝国主义时代，也是这种旧式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80年代末，是东西对峙的“冷战的年代”；第三个时代自90年代初开始，是开始新的争夺的“冷战后时代”。在“冷战后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是：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制度的“雪崩”；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相对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西方发

达国家阵营内部,由于国家战略经济利益对峙而发生裂痕,面临着关系的重新调整。

20世纪已经为人类作出了无比美好的贡献,但也留下了困扰全体人类的难题。20世纪已经为下世纪的文明繁荣搭上了跳板,但又在跳板的端点上设置了随时可能引爆的地雷。每个国家都享受到20世纪文明进步所带来的好处,但每个国家也都染上了20世纪人类给自身酿就的病害。每个国家都是在这种境况中,撰写20世纪本国百年史的最后几页。

可以说,“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各国都有各国的难处。原苏联东欧地区政治动乱依然连绵不断,而最深层的困难还在经济。如脱缰野马的通货膨胀,如高峡决堤的失业大军,如山体滑坡的经济颓势,如瘟疫流行的黑市交易,使人们没有了安全感,也没有了信心。现在台上的政治家们都号召全社会忍耐住这一“阵痛”,然而叶利钦也不得不承认俄罗斯的经济走出低谷最早也要到下世纪初。联合国贸发大会1993年9月15日公布的报告认为,前苏联集团内实施的休克疗法使得这些国家处于一个“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的模糊状态”。这份报告还说,这种“混乱”和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及中国大陆的稳步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美国难处也不小。80年代末,美国的纯外债额就已达到了6500亿美元,而内外债的总额则达到12万亿美元。乃至美国必须用约10%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支付内外债的利息。同时,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巨大的国际收支赤字,使这个本世纪曾是头号的金元帝国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因为靠美元的霸主地位,现在尚能维持运转。然而一旦人们用日本元和德国马克代替美元,那就不仅是美国经济的灾难日,而且也许是世界经济的灾难日。尽管如此,美国在“冷战后时代”仍然企图充当西方国家的领头羊和“世界警察”,但毕竟囊中羞涩,越来越显得力不从

心。更何况西欧、日本这些伙伴，如今都不安分守己，都提出要“分吾一杯羹”。

西欧、日本也有难处。“冷战时代”结束后，西欧、日本跃跃欲试，都力图在世界舞台上逞雄一时。然而西欧至今还没有在逞雄竞赛的路程上“出线”。东西德的统一给欧洲人的心头蒙上了抹不去的阴云，原东欧体系的崩溃给西欧又平添了几层压力。波黑危机的久治不愈，表明欧洲的深层裂痕与无能为力。而日本，1993年7月选举中自民党的下台，表明日本“五五年体制”的金权政治走向崩溃，也标志着“冷战时代”靠美元保护伞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寿终正寝。由此，日本人意识到，以美元本位制为实质的浮动汇率制已使日本深受其害，使国内经济增长不是靠国内开发，而是靠不惜“过劳死”换取“对美出口热”来实现，造成国家产业向外转移而引起国内产业“空心化”和经济的“泡沫化”，而通过对美出口赚到的钱，在低增长的状态下，作为剩余资金而积累起来，金权政治家的工作就是利用其地位为一部分企业提供商业机会，政治界的腐败丑闻成为八九十年代高悬在日本政府头上的一把随时可能落下的利剑，并相继削去5届首相的乌纱。加上通货混乱和投机心理扩张，使日本人忍不住联想起30年代德国通货混乱和纳粹主义上台。1993年8月10日的日本《经济学人》周刊中写道：“纳粹主义就是30年代德国通货膨胀的产物”，“关于通货的这种不安使政治发生腐败，在这点上，金丸信储藏金条，恐怕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了。”

发展中国家的难处更多。多数不发达国家面临债务危机和国际收支失衡的危机，国内经济状况已是一种挣扎性的经济，加上世界性的资金、资源大倒流，从不发达国家流向少数发达国家，贫富悬殊进一步加剧。在发达国家的封锁、竞争和打击下，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民族工业、民族经济陷于停滞，甚至面临倒

闭、破产、被淘汰的危机。饥饿、灾荒、疫病、动乱、内战……沉重地困扰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1.1.3

毫无疑问，中国也有自己的难处。要在一个生活着12亿人口的国土上，在依然有10%的人口即近2亿人仍然不能温饱的国土上，要在依然是80%的人口从事手工方式的农业劳动的国土上，要在有数千年封建历史、一百年殖民历史、一直延续到本世纪70年代的自然经济历史、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历史的国土上，建设起富裕、民主、繁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艰巨工程。即使有“炼金术士”那种“点铁成金”的本事，成吨的金子甩出去，也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市场能够解决得了12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甚至整个国际经济社会都无法承受。摊子太大！人口太多！底子太薄！“包袱”太重！所以，这百年史最后几页，非大手笔难以落墨。

但是，自从80年代以来，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步走向低谷，原苏联东欧地区出现政治“大雪崩”的时候，当由于雅尔塔体系崩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壁垒日益高垒的时候，当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夺更加肆无忌惮、世界的南北贫富不均日益严峻的时候，中国站住了，坚如磐石；中国发展了，势如春潮。整个世界都惊奇地看着中国80年代以来的稳定和发展。

1988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中国在惨遭20世纪各种最可怕的天灾人祸之后，在21世纪必将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头等大国。160年前，拿破仑这样描绘中国：‘一个巨人在沉睡着。让他睡吧！一旦醒来，他会震动全世界。’这个巨人现在苏醒了。他的时候到了，他准备

震动世界。”^①

80年代以来到过中国的美国人,只要不抱偏见,无不为此“变化着的世界”惊叹,《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写道:“中国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现在正是到这个充满活力的国家亲眼看一看的大好时机。”^②美国投资界看好中国这块市场。据路透社1993年8月12日报道,美国高级银行家、第一波士顿太平洋公司的董事长罗伯特·贝利斯盛赞中国连续15年的经济增长率,“这已令全世界感到羡慕并将吸引很多投资者。我们对中国的前景感到非常乐观。”该公司的负责人戴维·沃克说,“在今后10年到20年里,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和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而“与增长率相对而言,风险较小,我宁愿在这里,而不愿在东欧投资。”

英国《金融时报》的著名作家马丁·沃尔夫认为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世界经济面临划时代的力量消长变化。他对这种力量消长变化作了这样的划分:上一世纪的特点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后来美国通过其率领的科技变革而成为典范,然而近几十年中它面临着日本强有力的崛起;现在韩国、台湾、新加坡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已使人们预感到未来12亿中国人将起何种作用。他说,“即使中国经济每年只增长7%—8%,在20年后其国民生产总值仍将达到当今一马当先的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只是这两国随即将面临相对饱和的危险。相反,对于中国及其广大的周边地区,也就是对人口超过世界一半的地区来说,按人均收入计算,继续增长到那时仍有很大余地。因而西方垄断的末日已可预见了。”^③

① 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253页。

② 罗伯特·埃勒根特:《中国——一个变化的世界》,见1993年7月11日《洛杉矶时报》。

③ 海纳·温克勒尔:《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参见1993年8月3日德国《新德意志报》。

法国人也极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再一次想起拿破仑在160年前那句“中国醒来之日，世界将为之震荡”的名言，且不得不承认这个巨人已经苏醒，正在向成为21世纪经济巨人的道路上迈进。法国《问题》周刊主编洛德·安贝尔写道：“昨时之黄包车的苦力，今天蹲在电视荧屏前”，这使西方人对此不得不“倒吸一口冷气”。法兰西科学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写道：“一个有着10多亿人口的国家10年来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要比我们‘光荣30年’（指1945—1975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快一倍。在人口比法国还要多的中国广东省，年增长率达到近20%。其工业方面的年增长率达到30%，而在经济特区深圳的增长率甚至达到50%。沿海地区的发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却看到我们自己的贫困工业区正等待着人们去投资，而始终没有一个投资者，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到揪心呢？”^①

《瑞士报》1993年9月14日发表的题为《必须重视中国》的文章中说：“‘龙的觉醒’：14年来，即1978年实行‘敞开大门’的政策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12.9%的速度增长”。“根据关贸总协定最新一期年度报告，中国1992年在世界出口国排行中位居第6，在进口国排行中位居第7。在出口方面，中国大陆比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干得更出色。中国的出口潜力与香港的出口潜力加起来，就会跟英国和法国的出口潜力一样大。中国大陆在进口方面已超过台湾地区和新加坡，超过欧洲的瑞士、瑞典和奥地利。现在人们可以把中国看作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因为中国1992年的进口总额增长率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这对欧洲人，尤其是只占中国进口总额2.2%

^① 《绳索和板凳》，参见1993年10月2日法国《费加罗报》。

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是一个警告！”

中国大踏步地前进，不能不引起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议论。法国《费加罗报》1993年10月2日载文说：“70年代来，列宁的黑色幽默依然在西方人的耳边回响。他说，‘资本家真是蠢透了，他们卖给我们一切，甚至包括用于绞死他们的绳索。’然而，这番预言反倒在苏联身上应验了。苏联屈从于资本主义的压力而作出让步。它还象西方人劝告的那样，把民主化放在优先于经济自由化的位置上来考虑。结果是，苏联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吊绳。相反，在中国又是另一番景象。中国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搞市场经济并向各国的资本家敞开其大门，同时它又保持党的铁一般的政权，相当灵活而又坚定。资本家们（海外华人打头）在中国投入了大笔资金。此时要后退已不可能了。”

德国的海纳·温克勒尔教授写道：“当代资本主义信徒们显然都很不舒服。中国经济极度繁荣偏偏是在一种他们已宣判死刑的政治制度中完成的。这种腾飞给中国领导人的经济方针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而这一方针与西方授意的谋士们目前在苏联制造的混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①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维·格尔布拉斯说，“有一次邓小平在谈到改革道路时说，人民满意的时候，全世界就会大吃一惊。这种提法是对的”，“中国保持了政治上的统一并且解决了全国的发展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强大的。”^②

尽管中国按人口平均水平仍不富裕，但全世界不得不承认中国是强大的，因为中国统一、稳定，迅猛发展。中国20世纪百年史的最后几页，仍在按这个思路写下去。中国人充满了信心，

① 《中国经济迅猛发展》，1993年8月3日德国《新德意志报》。

② 《记者尤·萨文科夫和中国问题专家维·格尔布拉斯的谈话》，参见1993年9月2日《消息报》。

相信这必将是世界百年史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

这一精彩篇章的构思者、策划者，中国和世界都公认是他——邓小平。

1.2 他创设了“一个伟大的开端”

1.2.1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这一年他已经73岁。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他的生命和中国的世纪百年史几乎是同步延伸。然而作为政治家一生中最辉煌的片断，应该说是在他73岁以后。中国百年史的最后几页，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最辉煌的时期。

这一时期发端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认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一项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实际开辟了党和国家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后，中国人都普遍对“新时期”这一概念实现了认同。中国人觉得自己确实开始生活在一个新的政治氛围之中，经济生活也在发生很大程度的变化。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描述这一伟大转折时说：“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但其所以是伟大的转折，决不仅限于此。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一贯倡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